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自我的超越^{*}

郝书翠^{**}

【摘要】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文本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不止一次地批判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强调个人情感的重要性，无论在哲学思想体系，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它无不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用丰富的生命哲学来取代理性与概念。这种倾向，在马克思那里一度表现得很清晰。青年马克思通过感觉的夸张、情绪的泛滥传递一种强烈的自我欣赏姿态。但是，浪漫主义者关注的“自我”是从个体出发的，马克思关注“自我”的出发点则在于对整个世界以及人类历史整体展开的观照。马克思的“自我”扮演的总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在他的志向、理想和信念中，人类和世界，而不是个人，从来都是绝对的主角。对现实的关注，使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他扬弃浪漫主义，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契机。

【关键词】马克思；浪漫主义；自我

20 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说，“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①。按照这一判断，诞生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哲学自然也属于受到浪漫主义深刻影响之列。但是，从 1918 年梅林撰写的《马克思传》，到后来 20 世纪中叶科尔纽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基本上都把浪漫主义说成“反动的”。科尔纽曾在评论“青年德意志”文学

* 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CX SXJ09）阶段性成果。

** 郝书翠，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党委书记，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

① （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 9 ~ 10 页。

派别时，说过“反动的浪漫主义观点和脱离现实的空想”^①的话，这又似乎表明马克思对浪漫主义采取的是一种毫不保留的批判态度。不少学者，如罗素、霍布斯鲍姆、胡克等不承认马克思在思想上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②。但是，也有学者揭示出，在西方，马克思早就在克罗齐、施密特、柏林、鲍德里亚等著名思想家那里，以各种方式被言说成浪漫主义者了，他们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渊源之一是浪漫主义^③。那么，马克思属于柏林所述情形的一个例外吗？其思想与浪漫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引发争议，原因在于马克思虽然在青年时代表现出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某些一致性，但是，由于其关怀在根本上指向了现实的人，从而最终超越了一般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罔顾和自我梦呓。

一 浪漫主义的发展脉络

浪漫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迄今为止，人们还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浪漫主义的定义。以赛亚·柏林认为，“什么是浪漫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陷阱”。他说，“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浪漫主义还是有其鲜明脉络。这一运动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其理论使命是以启蒙运动把理性奉为圭臬的倾向作为鞭笞对象。自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的旨趣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愿望不断增强，伴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数学与实验模式的结合，数学式、定量式的思维成了解释世界的首要工具。在这一背景下，启蒙运动主张以理性之光普照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应该当作另类被抛弃。以赛亚·柏林曾说，撑起启蒙运动甚至整个西方理性传统的支柱是三个假设。其一，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其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有些人可以通过学习和传授得到的方法获知这些答案；其三，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⑤。在这种信念之下，18世纪形成的共识是牛顿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很可靠地同样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丰特奈尔甚至说道“一部政治、道德或批评著作，甚至文学著作，从各方面考虑，如果出

① (法)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19页。

② 参见何中华《重读马克思》，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463~465页。

③ 罗纲《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

④ (英) 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9页。

⑤ (英) 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28~29页。

自一位几何学家之手，会更完美”^①。这种对理性的崇拜导致了与理性无关的想象、直觉和情感等大受鞭挞，极度挤压了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浪漫主义植根于人类的天性，欧文·白璧德曾这样说道“所有的孩子，几乎所有的女人以及大多数男人都一直是，现在也是，并且可能一直都是浪漫的”^②。想象、直觉、情感等非理性要素正如理性一样，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了这些非理性因素，人类将沦为理性的机器，人类的生活将异常单调与乏味。

启蒙运动对一切理性化的做法势必会导致理性的僭越，无法粘贴理性标签的一切人文领域所固有的价值势必会遭受诋毁。但是，完整的、富有感性血肉的人远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人所能穷尽的，浪漫主义由此应运而生。正因如此，有学者这样解释浪漫主义的起源“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中诗意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对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③。德国浪漫主义代表诺瓦利斯认为，启蒙运动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无限而充满创意的宇宙音乐沦落为巨大磨坊的单调杂音”^④。他们声称“世界必须浪漫化。这就是原始意义被发现的方式。浪漫化所指的并不是别的，就是获得一个较高的质的能力，在这种操作中，因为我们由这样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能力’组成，所以有较低的自我取得与较高的自我平等。这种操作还是完全未知的。通过给庸俗以美化了的意义、给平凡以神秘的面目、给熟知以未知的尊严、给有限以无限的外观，我就把它浪漫化了”^⑤。总之，伴随着启蒙运动的蔓延，在人们知识增多的同时，作为生活更高目标的超验价值及意义日益被质疑和消解，启蒙运动带来的工业化、世俗化日益把生活分裂为碎片，从而使得崇高本质日渐式微。浪漫主义觉察到了启蒙运动中理性的傲慢自负，这也导致了社会世界中人灵性丧失的现实。因此，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质疑——在一个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只是肯定了人们认知世界的的能力，人的其他能力均被排挤得无影无踪了。人所具有的内在灵性完全被淹没在纯知性的思维方式中，人在这样的世界里甚至无法安置自己的灵魂，浪漫主义试图努力尝试着抗拒启蒙理性对个性的羁约，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对这种状况的克服，争取精神的自由。

二 青年马克思的浪漫“自我”

作为一种对压抑想象、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倾向的反叛，浪漫主义采用一

① (英) 以赛亚·柏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33页。

② (美) 欧文·白璧德 《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③ 刘小枫 《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8页。

④ 仲霞 《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之分析》，《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 王利红 《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38~39页。

种与认知性理解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审美的思维方式。浪漫主义者也因此被誉为积极的“审美主体”，希求有限的个人实现向无限的跃迁。想象、直观、幻想、爱一类的感性要素都因而被放到首要位置。浪漫主义前所未有地强调个人情感的重要性，打着想象与情感的旗帜对传统理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反驳，无论在哲学思想体系，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它无不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用丰富的生命哲学来取代理性与概念，甚至表现出了一种试图“以主体一方吃掉客体（对象）一方”（刘小枫语）的冲动和追求。这种倾向在马克思那里一度表现清晰。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律师，而且马克思中学阶段的校长维登巴赫也深受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影响。当然，这都不足以证明马克思将因此而一定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或者浪漫主义者。马克思的传记材料表明，马克思精神生活的起点与浪漫主义美学运动密切相关。1835年，马克思到波恩大学学习法学，但他在艺术和文学史上花了更多的时间，并广泛接触了德国古典美学的著作。在读波恩大学期间，马克思选修过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教授的两门课程，施莱格尔对青年马克思的评价是“勤勉和用心”^①。有学者指出，在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文本里，“行文风格和表达技巧都带有浪漫主义的意蕴；浪漫主义的反讽文体不时出现，浪漫主义的诗意化倾向也有所显露”^②。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勤勉用心的弟子、作为他们思想的重新阐释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中收录的马克思的早期诗作中，不难看到一位以海涅、歌德、席勒为榜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子：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其强烈的主观情感几乎洋溢在那一阶段的每一首诗中。

在《人的自豪》这首诗中，他热情洋溢地对现实进行狂热的浪漫主义的抨击和愤懑的否定。马克思宣称“你们这些外表魁伟的可怜侏儒，不过是冰冷僵硬的妖魔，我的目光对你们不屑一顾，我的眼中现出内心的狂飙……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面对庞然大物发出嘲笑，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他的残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③。在《人生》这首诗中，马克思一再强调事物的短暂性——“时光倏忽即逝，宛如滔滔流水，时光带走的一切，永远不会返回”。因此，人类生活不是永恒精神的反映，而是另外一种情形“生就是死，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人们奋斗不息，却难以摆脱困顿”^④。在对情感的极力夸饰与极度夸张中，马克思表现出与早期浪漫主义高度一致的特点：对“自我”的张扬——自我表达与自我满足；自我的非理性因素膨胀，诸如对体验、感悟、意识流动的极力推崇以及对旧传奇和骑士传说所具有的冒险情节、奇异想象的热烈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36~937页。

② 刘同舫《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人民出版社，2017，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2~4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15页。

往；浓烈的个体沦落意识和精神家园意识。而“自我”，则是西方浪漫主义者在解构时代找到的新的“中心”和出发点。浪漫主义之父卢梭在其《忏悔录》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更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那个模子打碎了”^①。德国浪漫哲学家费希特也把关注自我作为一道最重要的绝对命令，“仅仅注意你自己把你的凝视从你周围的一切挪开，向内凝视你自己。这是哲学对它的学徒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你身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要紧的只有你自己”^②。最早的德国浪漫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施莱格尔兄弟便认为诗是表现诗人无限自由的“自我”，而整个世界也就在“自我”之中。施莱格尔有句话“诗人们始终是自我欣赏者”^③。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人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或神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人只有把自己交托给自己。这种状态有助于造成一种新的宗教——“自我”的宗教。浪漫主义者即这种宗教的代表。他们向往人的自由状态，宣扬天才和个性解放，追求心灵的自由、精神的创造作用和浓郁的激情，他们把“自我”的绝对唯一、至高无上提高到极致，也为浪漫主义的主体性的权威性、真理性做了一种终极定位。他们相信，“自我”才是真正的神和上帝。

青年马克思具有同样的信念。他通过感觉的夸张、情绪的泛滥传递一种强烈的自我欣赏姿态。他说，“我寻求的世界应该产生于我心中，它在我胸膛里升起向外涌动，我的生命之泉将化作它的滔滔巨浪，我灵魂的呼吸将造成它的漠漠苍穹”^④。他以“永恒的创作精神”活动，创造了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精神的、爱的延伸^⑤。他有着不知疲倦的精力“大千世界不能慰藉我的愁思，就是神仙的魔力也无济于事，我的精神比他们更加崇高，它在我胸中激荡犹如风暴。”^⑥强大的意志力不断地推动马克思奋勇向前，不能歇息。他说，“一旦心中涌起了激情，我就再也不能从容镇定，我永远不能闲适恬静，我要不停地奋勇前进。别人可以心满意足，可以雀跃欢呼，可以频频额手称庆，可以感谢天恩降临。而我心中却激荡着永恒的渴望，永恒的心潮，永恒的热情，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我要拥抱万里长空，我要把世界融汇于心胸，我愿在挚爱和仇恨之中，让生命之泉不断喷涌”^⑦。拉德达茨曾明确说过：马克思的巨人主义也许是马克思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心情^⑧。这种纯粹以情绪和情感作为批判武器的状态，诚然是

① (法) 卢梭 《忏悔录》，范希衡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页。

② 伍晓明 《自我、艺术、自然——西方浪漫主义与五四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

③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德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9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5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0~561页。

⑧ (美) 维塞尔 《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4页。

真诚的，然而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这种批判毕竟只是停留在狭小的个人心理范围内，因其缺乏历史内容而陷于对现实的一味责难，呈现为苍白和软弱无力的心灵感伤。其现实力度的孱弱可想而知，以至于受到强烈的责难。勃兰克斯曾将德国浪漫主义称为“病院”。他说，“德国的浪漫主义病院里又收容了一些多么古怪的人物啊！一个患肺病的兄弟教徒，带有亢奋的情欲和亢奋的神秘渴念——诺瓦利斯。一个玩世不恭的忧郁病患者，带有病态的天主教倾向——我指的是蒂克。一个在创作上软弱无能的天才，论天才他有反抗的冲动，论无能则属于向外部权威屈服——韦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个被监视的梦想家，沉溺于半疯狂的鸦片幻境中，如霍夫曼。一个愚妄的神秘主义者，如维尔纳，以及一个天才的自杀者，如克莱斯特”^①。其二，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那样，“德意志浪漫派哲学的意志、渴念与绝对的主体性结合在一起，以主体吃掉客体，由此推导下去，任何一个低俗之人都可以把自己作为绝对主体，把其他人都作为客体来祛除”^②。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主观自我的偏执痴迷导致主体自我的真实生存状态被重重遮蔽。

庆幸的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虽然一度高举“自我”的旗帜，以“自我”为出发点来观察、批判现实的世界。但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体现出独特的禀赋与气质，他的“自我”扮演的总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在他的志向、理想和信念中，人类和世界，而不是个人，从来都是绝对的主角。这与浪漫主义者是迥然不同的。汉斯·科恩曾对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做了很好的总结，“浪漫主义的人物，……不是把自己当作宇宙一般秩序的代表，而是当作独一无二的存在物，并且为了自己的创造天赋而要求完全的自由，同时，浪漫主义者由于都反抗社会，他们不承认风暴和重压带来的巨大的孤寂。他们渴望一个由志趣相投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这些人将按照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来度过一生。他们的这种社会追求的复杂性和极度的苦恼，由于他们的主观主义基础而变得更加复杂和苦恼。独一无二的个人渴望，他所有的要求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感到需要在一种奇迹般的真正和谐的联盟中来实现，在这个联盟中所有的人生的敌对与倾轧都将得到调和”^③。而马克思，即使在他沉溺于“自我”时，其视野一直没有离开他人，没有离开自我对现实的拯救力。他对“德意志人各自坐在安乐椅上，神情麻木，一声不响。四周的风暴在肆虐逞狂，天上阴云密布，黯淡无光，雷声隆隆，闪电似银蛇狂舞，他们的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十分安详”^④的现实深为不满。17岁的他在思考未来时已经想到，“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

① 蒋承勇 《于“颓废”中寻觅另一个“自我”——从诺瓦利斯与霍夫曼看德国浪漫主义的人文取向》，《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刘小枫 《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00页。

③ 朱忆天 《从审美王国到共产主义——试论青年马克思对席勒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年第2~3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4页。

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①。他呼吁“切莫在空想中虚掷时光，切莫在枷锁中犹豫彷徨，只要胸怀抱负和渴望，我们就可以将事业开创”^②。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借由自己的天赋、视野和能力，把自我的体验放大。他非常重视对人生活的客观环境和现实因素的分析。因此，这个隐藏在马克思早期的诗作中具有骑士一般冒险、闯荡、担当精神的浪漫主义“自我”，充满了形而上的、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抗与张力。也正是因此，马克思迅速醒悟，并超越了这种纯粹情绪化的“自我”。

三 以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关注实现对浪漫主义自我的超越

作为一个心中燃着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年轻人，马克思没有像其他浪漫主义者那样去抛弃或者远离现实，也没有把现实当作自己理论的一个装饰。相反，他开始审视“自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之深刻使得马克思深感“烦躁”和“苦恼”。青年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开始求学时，是一个“纯理想主义”者。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的自我定位。他在1837年5月10日给自己父亲的信中做了一番自我剖析。他说“到了柏林以后……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③。在马克思看来，“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于此就“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马克思自己总结道“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④

开始明确反对“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的马克思在博士学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9~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9~15页。

论文中称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① 马克思意识到,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就“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②。这种思索方向预示着马克思在自身思想发展过程中对浪漫主义虚幻天地的逐步自觉。普罗米修斯神话多次出现在马克思的作品中,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牺牲,是面向现实世界的,是面向他人的解放的。这才是一条实现自我、成为完整的人的恰当途径。有学者指出,“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位道德家,有时甚至是一位苛刻的道德家:他提出要为他人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准则”^③。

如此一来,马克思早期诗歌中所描述的主体创造性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分裂的批判和关注,逐渐将他引向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空谈自由、空谈理论的柏林“自由人”。马克思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④。在1843年给卢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⑤。从此以后,马克思致力于研究现实生活的矛盾。《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广泛接触实际,更加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政治斗争,埋头于“自我深化”的错误。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特点极为不满,他说,“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无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⑥。他强调“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⑦。

浪漫主义把自己和社会隔绝开来,把历史隔绝开来,漠视资本在外部的奴役性,而在内心营造一种救赎的希望。在浪漫主义思想中虽然流动着那种热爱人、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76页。

③ (美) R. W. 米勒 《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19~220页。

惜一切为人类辩护的热烈而高尚的血液，但是，由于离开了大地，离开了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的运动，它显得轻浮与虚无。对现实的关注，使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特别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则是他反思、批判浪漫主义，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扬弃浪漫主义，最终走出浪漫主义的契机。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要实现哲学与世界的结合，就要在批判现实中找到未来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现实的必然的历史的展开。由此，马克思超越了浪漫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①。浪漫主义者和马克思同样关注人性的整体的和谐发展，但前者还是将天平倾向了人的精神层面，后者却认识到了物质对精神的优先前提性，强调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决定作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浪漫主义所谓“美和艺术”的批判救世功能，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会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感伤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明确说道：“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②。因为在私有制社会里，不去变革现实的生产关系，真正的实效就等于零。

但是，马克思关心现实、研究经济，但绝没有陷入唯经济论的窠臼，把人的个体存在钉死在命定论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相反，马克思关心经济的目的在于，他所看到的是，个体存在的完善程度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完满、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孕育、发展、成熟起来。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不利于美的创造的思想即是如此。他指出“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③。“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④。因此，马克思所谈论的共产主义，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他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⑤。这一过程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自身的复归，但绝不是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野蛮状态，不是返回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而是彻底的、自觉的并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成果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不过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⑥。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批判浪漫主义的伤感，但他并没有完全拒绝浪漫主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91页。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44页。

③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44页。

④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85页。

⑤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85页。

⑥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83页。

义,他所拒绝的仅仅是浪漫主义在历史面前的无奈。他反对那种仅仅停留于浪漫主义的层次上,以纯粹个体的人的感受为唯一尺度对历史做出裁决和指责的做法,认为这样的做法于事无补,并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建设性^①。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根基从来就不是某种政治形式,而是人的自由、完满的发展。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不再在纯粹的精神领域去勾勒与人的现实存在决然对立的完满形象,而是在现实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人的现实存在的日趋丰富性中探寻人何以达到完满的存在。

人是一种不仅要探索外在世界的本质,而且要追寻人生真谛的存在物。这就使得客观存在的限定性、规律性和精神追求的超越性、自由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生的主题。反观人的生活及其历史,无论就整体主体还是就个体主体而言,浪漫性与现实性总是交织在一起。正因如此,尽管浪漫主义精神不断受到批判,但作为扎根于人之内心的一种情性,它是不会完全消失的。马克思将浪漫主义者的自我追求融入追求人类解放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建构了无产阶级的浪漫范式,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改造。

Study on Marx' s Transcendence of the Romantic Self

HAO Shucui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romanticism. Young Marx' s text is full of romantic flavor, but in mature period, Marx critiqued it more than one occasion. Romanticism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feelings. Whether in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r in literary creation, it starts from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nd replaces rationality and concept with abundant life philosophy. This tendency was once evident in Marx. Young Marx conveys a strong sense of self - appreciation by exaggerating feelings and overflowing emotions. "Self" that has romantic flavor always lies in Marx' s view. There is distinct difference about self in Romanticism or in Marxism. The "self" in Romanticism is focus on individual. But the "self" that Marx cared is focus on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 human history. Marx' s "self" is always a savior. In his aspirations, ideals and faith and man and the world, not individuals, have always been the absolute protagonists. The attention to reality brought Marx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s. This is the moment of his reflecting, criticizing romanticism, and then criticizing the capitalist society, sibilating romanticism, and finally transcending romanticism.

Keywords: Marx, Romanticism, Self

^① 何中华 《人的个体生存与实践本体论建构——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再诠释》,《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